

## 致敬最可爱的人

望着奶奶坐在藤椅上晒暖的模样,92岁的她脊背依然挺直,眼里那束穿越七十余载风霜的光,依旧亮得像雪地里的星。

奶奶的床头柜里,锁着本牛皮封面的相册,边角磨得发亮。她总说“这是比命还重的东西”。翻开泛黄的纸页,一张黑白照片格外醒目:二十岁出头的奶奶裹着臃肿的棉袄,脸上沾着雪粒和泥痕,和十几个年轻战士挤在雪地里,身后是茫茫雪原。她的眼睛里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照片背面,是爷爷当年用铅笔写的字:“汉城以北,与战友共勉。”

每次看到这行字,奶奶的话就多了。她说那会儿的冬天比现在冷十倍,洞窟里的冰水滴在棉裤上,转眼就结成冰碴子,头顶的炮弹像催命符,整夜整夜炸得人没法合眼。有次照明弹突然划破夜空,惨白的光把雪地照得像白昼,她看见战

友们互相搂着取暖,冻裂的嘴唇还在哼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,奶奶回忆道:“那声音颤巍巍的,却比炮声还响亮”。

说到牺牲的战友,奶奶总会停半晌,抹抹眼角的泪。“好多娃娃才十六七岁啊,前一晚还跟我抢炒面吃,第二天就没了……”她的声音轻得像叹息,却重重砸在我心上。她总会轻轻唱起那首刻进骨血的歌: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调子早已不那么准了,却听得人鼻子发酸。

在我心里,她永远是那束不灭的火炬,把军人的坚韧刻进了生命的年轮。今天,当和平的阳光洒满窗棂,望着奶奶鬓角密密的银丝,我心头一震,忽然懂了:所谓“最可爱的人”,不只是历史课本里的英雄,更是像奶奶这样,把战火里的勇气化作岁月里的从容,用一生诠释“忠诚”二字的普通人。

邱水娟

## 周末的心境

周末将至,城市里渐渐弥漫着慵懒的气息,街巷中隐约可闻出游的欢快私语。然而,我的周末却在另一种忙碌中拉开序幕——到报箱取报,更多的时间是端坐于书桌前,打开电脑,屏息凝神,翻查报纸版面,搜寻着,渴望着。

我的期待像被切割成整齐的两段,均匀地分布到了周末的每一天。周六清早,目光早早锁定《浙江老年报》的“浙里养俱乐部”和《绍兴日报/今日越城》的“迪荡湖”;到了周日,更是两份报纸双重的惦念——《柯桥日报》的“瓜渚湖”与《绍兴晚报》的“岁月歌”和“老绍兴”等。

自念高中起,我不断向各类报刊杂志投稿。只不过,当年在繁忙的学习工作间隙里挤出时间写文章,稿件寄出后也没放在心上,任它在大海里沉浮。自7年前退休后,时光变

得富足而宁静,写作亦从时间的缝隙中解脱出来。于是每逢周末,心便如兔子般蹦跳不已,在报纸版面间逡巡搜索。

最难忘的一次是周六的傍晚,我照例从报箱取回报纸,漫不经心地翻阅,心却突然被什么揪住——自己那篇“相识在路上”竟在《浙江老年报》“浙里养俱乐部”发表,那瞬间的欢喜如同爆竹炸响,震得我手也微微抖了起来,连老花镜也慌忙滑落到鼻子下。我一遍遍摩挲着报纸上自己的名字,指尖触着纸面上凸起的油墨印痕,心中那份甜蜜久久不肯散去。

周末的寻找之旅,表面上是在纸页间寻找铅字,实际上是在喧嚣世界里寻找着心灵的回声。对于写作,我深知非为名姓显扬,尤其像我这样的退休老人,而是在苍茫人世中,于自己的心田里,执着地栽种一株永不凋谢之花朵。 朱百尧

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## 夏日闲居

碧凉幽处爱之家,  
起舞旭辉依夕霞。  
榴下莺疏诗作蝶,  
溪前岸经野居蛙。  
桑麻总历阳春月,  
桃李时逢风雨花。  
莫笑老夫无所好,  
吟歌对竹午煨茶。

沈瑞良

## 苦热

见雨闻雷便觉亲,  
空调未敢息飞轮。  
谁教炎至连三伏,  
每令汗流湿几身。  
半日白头锄已倦,  
深宵玄鬓聒犹频。  
漫言科技改天地,  
冷热人间尚不均。

沈晓明

## 茗溪萤火

茗溪萤火早,  
绕岸若星移。  
水映千灯乱,  
山藏一霎奇。  
穿林如堕雪,  
过涧似悬丝。  
独坐苔机上,  
幽怀付短诗。

沈学敏

## 避暑仙都

赤壁丹霞夕照红,  
鼎湖峰上沐清风。  
朱潭雾隐牵牛过,  
石径碧苔侵古松。  
溪涧跳珠消暑气,  
山居望月晤先踪。  
但见轩辕庙火旺,  
炷炷心香续岁丰。

沈一剑

